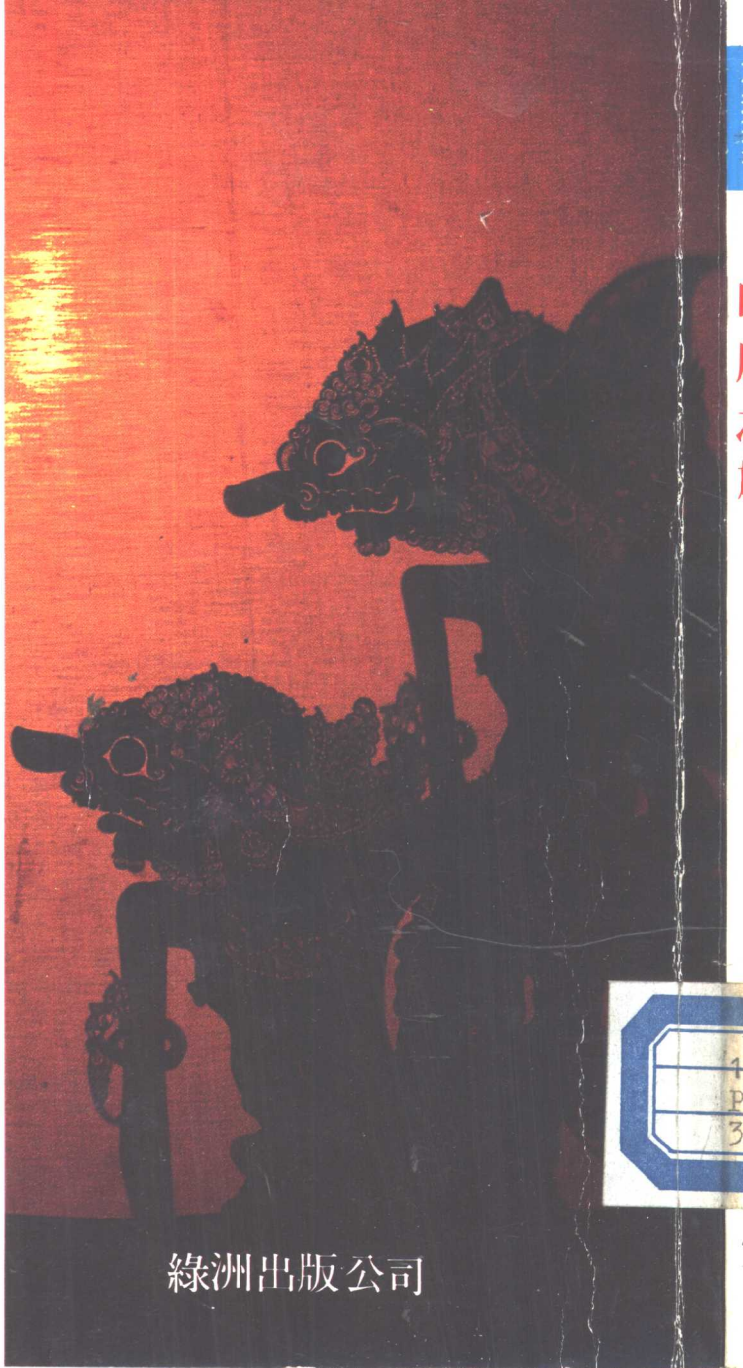


印尼之旅

東
瑞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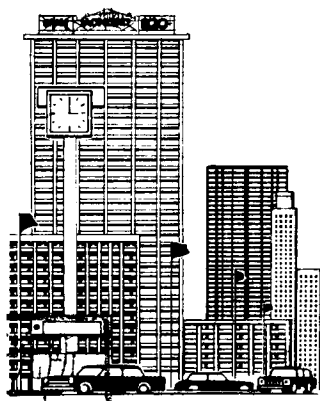
綠洲出版公司



旅遊叢書

印尼之旅

東 瑞著



綠洲出版公司

1986. 7. 1.

封面設計：東 瑞

責任編輯：舒 羽

印尼之旅

作 者：東 瑞

出 版：綠洲出版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西335/339號崑保商業大廈九樓

電話：5490523

經 銷：藝美圖書公司

香港灣仔摩理臣山道1-3號二樓

電話：5745650

印 刷：藝城印刷公司

香港崇光利眾街40號富誠工業大廈16樓

版 次：1986年3月初版

定 價：港幣14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錄

個性的滲透——《印尼之旅》序 姚永康

第一輯 風土人情畫

椰城今姿

芝利翁河畔

班芝蘭的懷念

三輪車

永恒的寂寞

泗水節奏

婚禮

歌手

人妖

1 穿過密林

3 溫馨的小埠

5 夙願·峇厘·夢

11 莎奴爾

13 霧中，伯都古湖

17 綠氈

20 猴子園

22 鬥雞

25 穿衣的維納斯

27 觀舞

29 祈禱

黎明的畫

62 59 55 52 50 47 44 42 39 36 33 31

無名瀑布	65	少年的夢	99
婆羅浮屠——亞洲金字塔	68	佛的微笑	101
第二輯 回憶的花束	71	第三輯 熱帶見聞錄	103
美的湖	73	吃沙爹	105
浪齒	76	花紗籠	107
彩色國度	79	榴槤的傳說	109
仙桃樹	82	菠蘿蜜的故事	114
叫賣聲	84	娘惹與峇峇	119
雕像	87	泗水見聞	122
風鈴響起來了	89	達埠速寫	128
琴聲琤琮的黃昏	91	後記	133
小城故事	93	附錄一：關於去印尼旅行	135
夜色	95	附錄二：印尼旅遊點示意圖	137
一樣的月光	97		

個性的滲透

姚永康

——《印尼之旅》序

在東瑞的遊記、散文集《印尼之旅》付梓前，我有幸讀到它的原稿。書內描述的一景一物，於我這個從未踏足印尼國土半步的人來說，自然是指壓濕水海棉，每處都沁出新鮮印象。假如印尼不是作者的第二故鄉，而彼此又早經締結不解之緣，我想，即使他再如何多情，也許其筆意只能附在物象的表層流動，或僅止於對陌生異域作出絲絲驚奇。誠然，我讀《印尼之旅》時，說不覺驚奇是不可能的。畢竟此書提及的一些風物與社會相，諸如：建立在天橋上的商場大廈、丹巴西冷的天然「綠氈」、愛戲弄遊人的頑猴、泗水人妖以至峇厘鬥雞等等，本身就包含着或奇或趣的成分。

遊記寫法允許多樣，東瑞在《印尼之旅》所表現的，常常揉合了抒情的元素。闊別廿多年後，他重臨故地，那一「少小離家老大回」的心觸飽蘊着黏性。它不能不

與來得快，去得急的分秒光陰緊貼；亦不能不跟實生活雙雙激起感情浪花。別時容易見時難，此情只待成追憶，箇中情懷，恐怕難爲外人所道吧。

東瑞沒有用大紅大紫的色彩去渲染他的文章，也不似一般人作遊記時，僅着眼於景物敘寫。本書除了首輯是收入拓展讀者認識範圍的風物誌，和末輯有關千島之國的見聞知識外；第二輯的選材，我認爲那是由作者的個性滲透出來的。這部份每一篇作品，都可以找到作者自己。倘若說有自己的作品，才有生命，那麼，這紮《回憶的花束》堪稱爲《印尼之旅》的生命根源所在了。儘管你未必會與它心心相印，或者你以旁觀態度來看待其中悲歡，然而作者灌注在書中的真情摯意，我們却往往在不知不覺間，感受了它的逼人魅力。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於燈下

第二輯

風土人情畫



椰城今姿

五六十年代，雅加達仍是一個樸實無華的城市，民風儉樸。但到了七十年代，尤其近五、六年來，外資湧入，西風東漸，加之有關當局大興土木，美化市容，着力建設，雅加達已發展成爲旅遊和文化的城市，外國遊客紛至沓來。

「唐人街」班芝蘭

在雅加達，若要說變化最大的，當數有「唐人街」之稱的「班芝蘭」了。六十年代，凡經過或住過此地的人，都不會忘記這一帶，雖然是著名的商業區，但人口稠密，房子多是一兩層，且極爲殘舊簡陋。在兩旁的商店之前，甚至還架搭了小攤棚，賣些小吃、雜貨以及廉價貨色。這一點形成了班芝蘭獨有的特色。另外，這兒還建有幾間九流的戲院，放映一些老掉了牙齒的黑白電影，例如那間座位上以跳蚤多而著名的「中華戲院」就專門放映于素秋主演的武俠片。每逢「扎蛾眉」（閩南話，即正月十五元宵節），這兒真是人山人海，舞龍舞獅，鑼鼓震天，打扮得花枝

招展的華人小姐、印尼少女均結伴來逛夜市，以期碰上如意郎君。儘管班芝蘭如此熱鬧，但自雅加達開埠以來，它的發展是比較緩慢的。

班芝蘭，歷史已相當悠久了。它原名的意義是「泉水」。原來，這兒過去有一座堡壘，其後面有一個大蓄水池，當時的海港「巴利魚干」輪船的用水都是靠這水池供應的。這就是班芝蘭（泉水）名稱之由來。那時候，這兒是相當荒涼的。大約在十六世紀末葉，開始有華人在雅加達（當時稱巴達維亞）經商，除商人外，還有木匠、石匠、裁縫、漁民、農民等，他們被荷蘭人趕到班芝蘭定居。自此班芝蘭也慢慢地發展成為車水馬龍的商業區。

現在的班芝蘭已經煥然一新了。隨着有關當局的城建計劃，它走向了現代化。除了新建建築物鱗次櫛比外，當局還有意把它建成一個遊客的中心。那些殘破的舊樓紛紛被拆除，代之以新建成的草埔巴利、新戲院、旅館酒店等等。最令人注目的是，在以前一間老戲院的對面，出現了一座檳榔社大廈。這大廈結構宏偉，高達十幾層，是綜合性的商場，它的下層販賣些食品、小吃、果品之類，二樓以上則是商場，主要賣些服裝、日用品及其他雜貨。頂部幾層，則分別是戲院和供人們喜慶宴客的大酒樓以及酒店。戲院及酒樓設在大廈頂部，可說是一項連香港也少見的「創新」。

大廈室內的裝修，都是美侖美奐，堪稱一流。

一九七八年，又有一座新型大廈在班芝蘭建成，這就是「草埔天橋冷氣大商場」。由於該商場並非建在普通的地平面上，而是建於天橋上，其工程顯然是相當艱巨而複雜的。根據計劃，該商場建成之後，其中央將有一百零二間的商業單位。天橋兩端設有兩個電梯。因雅加達來往遊客特多，這座大商場建成後，可能還會日夜開放。據說，有關當局是有鑒班芝蘭商業區太過狹窄、稠密，而其地理位置，商業意義又很重要，所以才會考慮向天空發展，建成這樣一個「天橋大商場」。另一個原因是該大商場位於市中心，建成之後，登樓俯瞰，那條具有三百多年歷史的芝利翁河就在眼下，整個市區風物也可一覽無遺。尤其是近年來，當局大力綠化芝利翁河，河畔兩岸綠樹成陰。所以，有人說，當這些商場建成之時，必將吸引許多好奇心的顧客。因為這一類的「臥空長橋上的奇偉商場」在當地甚至在外國還是一個「新生事物」。

賭場、明星、酒店

雅加達另一個較大的變化，乃是娛樂場所劇增。新的大旅館林立。六十年代，雅加達賭無去處，如今賭家來此已不愁了。「卡西諾」賭博場分好幾個區開放。另

設有回力球場、跑狗場、跑馬場。那些球員及騎師均是以重金從澳洲等地聘來的。據說目前的跑馬場還是亞洲最具規模的。在市郊北部的「查雅·安卓爾」，既是旅遊勝地，也是賭家去處。這兒有保齡球及其他各色各樣的賭博的玩意。市內經營的「土耳其浴」及按摩「事業」，如雨後春筍地出現。由於西風猛吹，少男少女也追求時髦、新潮。所以那些在香港台灣吃不開的歌星、明星，也紛紛「過埠」。一旦過海，身價十倍。

新的酒店很多，如「和利順」大旅館（HONSON HOTEL）等，各方面的設備都相當豪華、講究。一流的酒店，租金大多都比香港貴。有些印尼遊客來港，認為八十元或一百元一夜的酒店客房「很便宜」，就是這個道理。

「安卓爾」換新裝

雅加達的又一個新發展，便是公園、遊覽地增多了。最著名的要算是「伊斯邁逸·瑪爾汝基藝術中心」和「印度尼西亞縮影公園」（即「迷你公園」）了。「縮影公園」佔地甚廣，公園內仿造了印尼各島各民族不同的建築物。這對於研究、了解印尼的歷史、風物、民俗等實是不可多得的場所。園內還設有吊車供客人遊覽。



十幾年前，人們到雅加達的海濱勝地「安卓爾」可以悠然自得地看海景、喝汽水啤酒、吃點心。那種大自然的情調還是類令人懷念的。但是，現在這佔地約有三百四十畝的著名遊覽勝地，也有聲色犬馬的娛樂了。當你在林蔭小徑踏着鵝卵石漫步散心，眼前是一幢一幢設計別緻的汽車酒店，其門前亮着燈，嘻笑之聲隱隱傳出。有時，迎面而來的一兩個打扮得嬌艷的女人，向你頻送秋波。那時，你會覺得美麗的爪哇海，精美的咖啡座，綠草如茵的小坡……草地上那些民間藝術家的傑作——木雕石像，已經面目全非了。

△雅加達已發展成爲旅遊和文化的城市，外國遊客紛至沓來。

在這兒幾年來也建了一座範圍不小的水族公園。園內設有水族館，標本展覽。還有一個小動物園，養着各種水禽、河馬、猴子之類動物。最值得一觀的，還是海獅館和海豚館內海獅和海豚的精采表演。海豚在這兒穿火圈，投籃，做算術題，以娛觀眾。該兩館收費便宜，分別是港幣一元和三元六角左右。如果你是每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來遊「安卓爾」，還可在這兒買到不少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藝品和繪畫。原來每到這一週，市內工藝品商都來這兒「趕集」，出售各種繪畫、雕刻品、小擺設、陶器、皮袋、裝飾品、籐製品等等，手工精巧，但價格不菲。

雅加達城市的變化，發展令人驚嘆。在前三年，市當局爲了嘉獎那些對城市發展有所建樹的單位和名流，選出了十位「模範企業家」，並頒給獎狀。稱頌他們爲「經營成功的工商業家和工作表現好的從業員」。這其中，在旅遊業方面佔了好幾個，計有：「和利順」大旅館、鳥類市場、「阿爾·阿茲哈爾」清真寺、「伯列西登」（總統）的士客車公司、「巴諸拉瑪」旅行社、「安卓爾」尋夢園、「縮影公園」、「博覽會」等。

今日的雅加達已經大大變了樣，二十幾年前離開雅加達的人，如果舊地重遊，一定會迷失方向的。

芝利翁河畔

到過雅加達的人，忘不了芝利翁河。

住過雅加達較久的居民，忘不了芝利翁的歷史。

在雅加達兩三天之內，除了初抵一睹過它的風采，我們多次見到芝利翁河；在市裏，倘你搭「的士」出門，不知道或沒見到芝利翁，幾乎是不可能的！原來，這條河貫穿市區，相當地長；它夾在市區兩條主要大街——卡渣馬達路和哈奄烏鹿路之間，由於很長，隔一段路就建有小橋，供人通行。而汽車則規定只是「單程路」。

這條河，建於一六四八年，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了。它是一條運河，當年是由華人「甲必丹」潘明岩率領華工開闢的。據史籍上載，其開闢是作為運輸之用：當時有好幾家糖廠，得靠這條運河運送木材作燃料；它的河水，也曾被作為磨坊的推動力。十六世紀的華人，不少是商人、農民、漁夫、木匠、石匠、裁縫等都曾聚居在芝利翁河口的東面……

二十餘年前，我每天沿着這條長長的河，騎單車上學。

那時候的雅加達，還沒有發展到現在這樣「現代」。許多當地的居民，在這條河裏大小便、洗澡。糞便飄浮在渾黃的河面上，不僅有碍市觀，而且在烈日下的正午，隨風吹來一股股臭味。這條河，曾有人建議填平，但不果；也有人建議辟成水上市場，但河面過於狹窄。

當我們的汽車在卡渣馬達路或哈奄烏鹿路行駛時，但見河水不像從前那樣滿漲了，臭味也消失了。傍晚時分，不見有人沖涼，一片靜寧。也許，它在六十年代的情景，連同它三百年來的開發史，只記在史冊裏，已被人們遺忘了。夜晚，我們只能以它兩旁的街道，以及街道上的建築物，看到它的滄桑。建築物多了起來，聳立了不少新的戲院、商店、公司更加密集，而各種招牌及霓虹燈，更是以前所沒有的。汽車在兩條大街大排長龍，摩托車多得驚人。廿年前的「老爺」電車、奧斯汀（七人座位的「小巴」）竟然已被節奏增快的城市淘汰了，不見影踪。

在河的一端，便是班芝蘭，芝利翁河到此為止。汽車和人爭路，交通警在維持秩序。頗有代表性的變化便是天橋橫跨在馬路上空。這是將「天橋式商場」和草埔大廈連起來的新建築。在這建築面前，古老的芝利翁河黯然失色。我那二十年前對芝利翁河的印象，看來不得不隨歲月而被永遠埋葬了。